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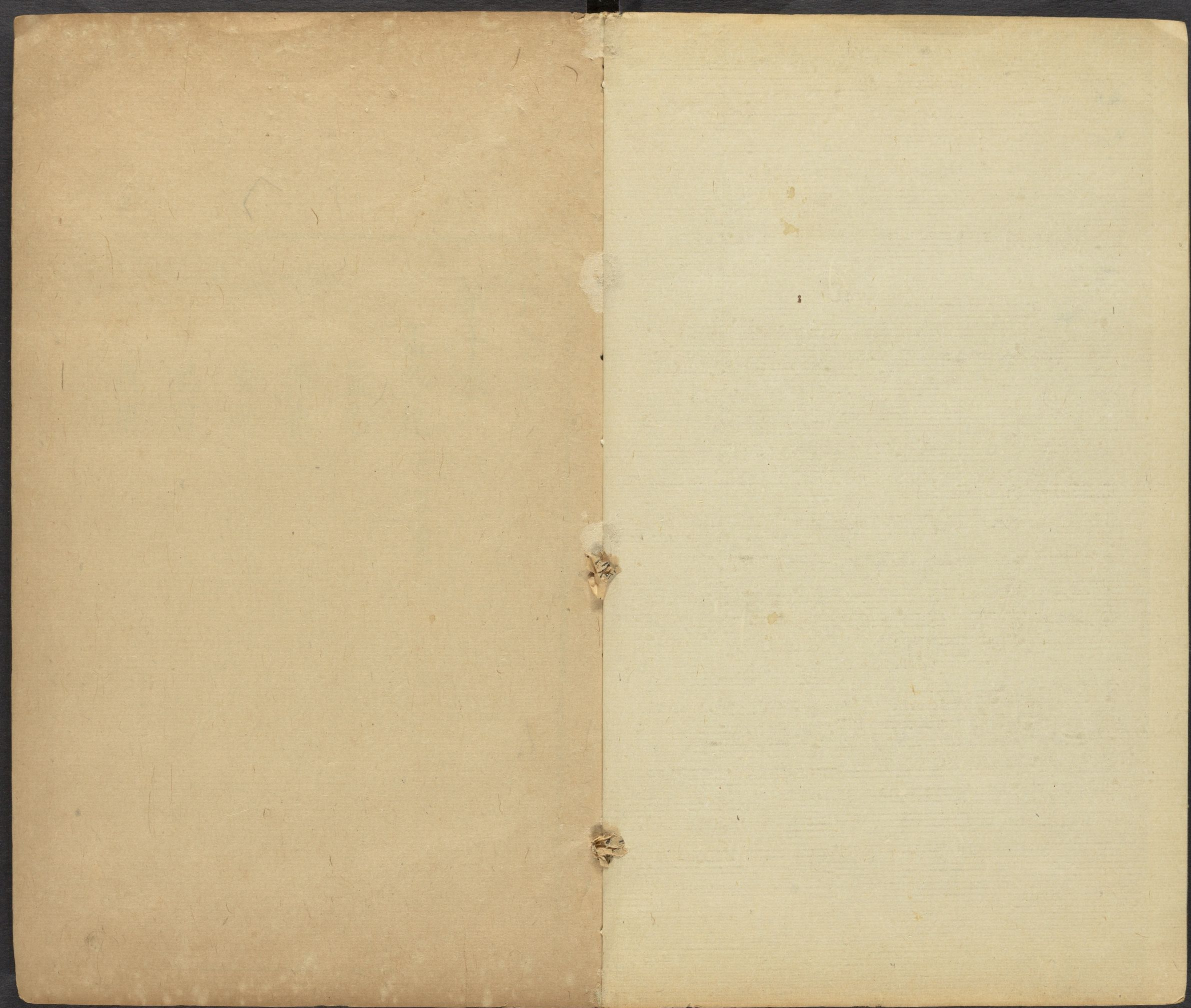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6

T1126/7134

3

呂氏春秋
三



呂氏春秋

第十卷

孟冬紀 凡五篇

孟冬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水水冪党始成
冬謹蓋環封飭
効五大飲天宗
并講武水虞收
賦孟冬終

呂氏春秋卷十

孟冬紀

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鍾。其數六。其味醜。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水
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
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是月也。以立冬。先立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同
書

六陰極于上而
一陽初萌于下
乃天地閉藏之
候也故順時行
政亦以歛藏為
主

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
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
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
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
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歛圻
城郭戒門閭修楗閉慎關籬固封壘備邊境完
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

始收成也而即
祈未年于天宗
見王者藹然一
段為民之心

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
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
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
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
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於公社及
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
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
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
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

此寅木之氣所
泄
此巳火之氣所
損
此申金之氣所
淫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

先王之制葬禮

也。因分盡禮。禮

盡情。莫不有

制度。品節以要

于中古。制已

流弊。至于後有

殉葬。以賢人歛

以金玉。如秦

尤甚。呂氏此論

殆目擊時弊而

致警戒之詞也

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

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
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
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蚍蟲也。今世俗
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
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
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
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
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
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

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墊肝以求之。野人之無
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
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
人猶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
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盥，舉馬衣，被，戈
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
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
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
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

論厚葬之弊深
入至隱見非徒
無益而反害之
是為侈靡之戒

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
載之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僂翼以督之。珠玉
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
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
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
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安死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

歷叙理葬不節
之弊以容形主
虛實相生曲盡

利害

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
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
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
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
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
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相之。必大富。世世乘
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
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
之國者。是無不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

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馭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來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

邪盜賊寇亂之人。率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相。齊未亡而莊公冢相。國安

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

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

以古人非無寶
二句立柱層層
透發波浪疊生
若海外珍錯然

越王之念范蠡
文公之念介子
推伍員之念江
上丈人求之范
范望之落落高
士每每如此

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舡。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

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

韓非子引此語
解老子貴不欲
不貴難得之貨

其知彌精二句
結賢者其知彌
精二句結見子
鄙人

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彌拙。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

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疆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紂，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

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

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疏與益。與得善。以開閉取捷也。

呂氏春秋

第十一卷

仲冬紀 凡五篇

仲冬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地所土泄命毒
首祈祀名源詰
不收數澤諸生
蟄結草羅官伐
未闕廷幽
建子之月一陽
初動萬物始生
故日中于南方
為生物之景律
中黃鐘為聲氣
之元

呂氏春秋卷十一

仲冬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黃鐘。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
益壯。地始坼。鶡鳴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
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服玄玉。食黍
與蕪。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

周禮仲冬大閱
此云無起大衆
何與禮悖蓋是
時王室衰而典
禮廢故立法如
此

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
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
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
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
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
餽必潔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
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
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
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

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侵
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
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
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罷之無用者塗
闕庭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造之閉藏也仲
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
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

此午火之氣所
充
此酉金之氣所
深

此郊木之氣所

文詞委婉語氣
凄愴令人嗚咽

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歟隨兇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三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

隨兇之凶不著
于前而著于子
培弟之言內此
記事之法

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

文摯明知怒王
必死而復蹈之
者亦士為知己
者死也

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病。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

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忠廉

英氣凜凜
叙事如觀

首提士之不忠
不廉以起下忠
庶之士生死狗
國世所難得者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爲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爲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

要離刺客之流
耳何以語忠廉
此引以見舍生
取義臨賞而不
嗜利謂之忠廉
者之策士之見
未知大義也

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

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

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

弘演殺身殉君
卒至存國其激
烈之志高出人
一等惜當懿公
無道之時未聞
弘演之忠諫至

于死而殺身何益哉

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
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
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
而不當務簡論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
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辯者為其由所論也
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
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距之徒問於距曰盜

首提四句為綱
後分四句引證
結應為目整然
有度亦是一格

此言辯而不當
論不如無辯

有道乎距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
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
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
六王五霸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
禹有淫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霸有暴亂
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
以葬曰下見六王五霸將殺其頭矣辯若此不
如無辯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
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此言信而不當
理不若無信

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

此言勇而不當
義不如無勇

此言法而不當
務不若無法

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

智者燭于未形
明者動于幾先
此古今一揆也
皆以此立經後
段直指其事以

完正意妙處在
逐段變改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
文王曰：莫謔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
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
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
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
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

荆文王以利害
先見者

師曠以音響先
見者

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
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
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
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
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
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
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
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

二公以流弊先
見者

吳起以情理先見者

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

公叔座以事機先見者

穉昏君態度如畫

泣也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公叔瘞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

呂氏春秋

第十二卷

季冬紀 凡六篇

季冬

士節

八立 立一作意

誠廉

不侵

序意 廉孝一作

鵲巢雞禁畢漁
師水種吹薪日
次回專農毋使
飭國典諸同歷
献祀冬歸

季冬之月陽氣
潛動陰氣已畢
有司命大儺出

呂氏春秋卷十二

季冬紀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大呂。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
北鄉。鵲始巢。乳雉雊。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
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蕤。其器
宏。以舁。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

土牛者六調燮
陰陽之道

因時而取水陰
事之終所以為
喪祭之備先時
而命農陽事之
始所以為東作
之備

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
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
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
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
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
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
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
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

此戌土之氣所
應
此辰土之氣所
應
此未土之氣所
應

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
芻豢。令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
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
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士節

此戰國俠士之
流侯嬴田光之
類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
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
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
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
騷者結罟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
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
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
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

前後兩扇每扇
結語玉潤雙流

模寫豪士淡淡
不言之意大忠
似慢

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
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
齊君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
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
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
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
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
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

不知而不舉是
不明也知而不
舉是蔽賢也晏
子雖自責亦何
益之有

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
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
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
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
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
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
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
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此即常情提起
以明志節之士
不避貧賤不貪
富貴以戒當時
之貪欲者

叙事周悉而詞
語更慷慨激烈

介立

三曰以貴謂頭是奇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
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
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
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
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
於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
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
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噫

把逐利之徒米
形他叙事到此
方有收煞

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
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
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
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
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
朝晏退。焦脣乾噍。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
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
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之。而後能

饑餓而不肯食
盜人之食况富
貴肯貧人乎此
孤介之士也

開闢字眼點
亦覺精神

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
曰。善。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
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鄭人之下韃也。邑名莊躄之暴郢也。楚都秦人之圍長平
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
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
請以避死。其卒遁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
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
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誠廉

胃頭會意得好
連物比類氣健
語工讀之令人
爽愜

四日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
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
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
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
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徧伯焉
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
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
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

血牲同盟非王
道之蕩蕩乃伯
者之餘事也故
夷齊以非道識
之

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
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
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
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
曰謔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
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
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
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庠自高也今周見

有重則欲全
之就是夫子求
仁得仁之意
庚齊讓國而去
輕身重名故曰
輕重先定

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
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
以明行。揚夢以說眾。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
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
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
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
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
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

重先定也。

不侵

者。叙士重于義。
能殺身以死。其
主故顯。主必知
義而重士。下兩
引以証之。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以身為人者。
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
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
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
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
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

即此二句承上
起下最為關鎖

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眾人廣朝而必

叙事處一段緊
一段步驟可法

加禮於吾，所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為念，又况於中人乎？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此專以激語發
動人主念當時
捷法也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
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
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
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爲人君不
得意。則不肖。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
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
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
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

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
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
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
謂士矣。

序意

維秦八年。歲在涖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
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
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
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

謀理之文深為
中窮而私利三
高元入精細

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
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
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
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
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
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
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趙
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荇為參
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荇進視梁下。豫

豫讓忠于君青
荇信于友可謂
於其理而無私
也

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荇曰。去。長者吾且有事。
青荇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
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
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青荇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
也。青荇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

第十三卷

有始覽

凡七篇

有始

名類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呂氏春秋卷十三

有始覽

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以殊形。
 殊能異宜。說之。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
 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
 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

此篇於詞華雖
 無當然星分土
 屬名山大川巨
 藪極塞與夫道
 里遠近極星周
 行諸凡大梗以
 言乎天地之間
 則備矣

叙九野之分數
悉周天六百六
十五度二十八
宿纏度之兩分
析詳明不元被
蓋步美而天道
已在掌中

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
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
方曰顯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鶻
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
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
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
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
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

八方之風莫非
陰陽之氣五行
之相乘者也

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
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
冥阨荆阮方城殽井陘疵處。句注居庸。何謂九
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
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
昭。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
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颶風。西
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
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

地之所極皆推
步之所積也

于如一圓匣
赤道一圓匣合
縫在天之中黃
道半在赤道內
半在赤道外日
度依赤道而行
故曰遠道近道

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
千里。通谷六百。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
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
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夏至日行
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
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天
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眾耳目鼻口
也。眾五穀寒暑也。此之謂眾異。則萬物備也。天

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解在乎天地之所
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之。精人。民禽獸
之所安平。

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螭。大虺。黃帝曰。土氣勝。土
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
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
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

古帝王之興莫
不有先見之符
自後世有獲麟
作歌得鼎賦詩
喜會改元甚至
三月雨雪悉以
為祥。季秋梨花
豔以為瑞鳳也

而鵲雀芝也而
苗草麟也而塵
鹿不務修德爭
認妖以為奇於
是乎君子始敬
言符瑞耳

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
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
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
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顛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
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
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顛其所生。以示人。故

自篇首至此而
結之以此二語
此下又生議論
而結之商歲云
天降災布祥並
有其職以言禍
福人戒召之時
露篇旨時著關
鎖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
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
則鳳凰不至。剗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
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為記。子不遮乎親。
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
為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黃
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
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
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

則薄矣。亡者同名則狃矣。其智彌狃者其所同彌狃。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顛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况於賢主乎。故割地

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去尤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

良田每敗于邪
徑黃金多鑠於
衆口投杼且起
于屢至市虎亦
成于三夫矧以

無主之心當道
衆之口乎涇渭
難清好惡倏更
惟人所是惟人
所非我則信乎
去尤之為要也
是生明辨謬之
本也

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
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
為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
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
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
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
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
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
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

一組也。始何以
為而又何以不
人曰為也。而為
人曰止也。而止
方其為之也。惟
恐其不得及其
不為也。惟恐其
令之不亟。則皆
其尤之為累耳

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
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
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
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此邾
君之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
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
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
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
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

愛心勝者有餘
美惡心勝者有
餘醜人情往往
而然噫詎知對
菲有下體而園
檀之下有維梓
耶

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
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
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
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
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
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
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於
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
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
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
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
忿。老弱凍餒。天旃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
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
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
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
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

說盡當時戰攻
求利之事

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

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於大豆。蠡門始習於其蠅。御大豆射其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
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
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
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
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
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
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
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

不斷之以耳而
斷之以心可謂
知賢之道

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
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
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
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
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
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
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
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
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

不知而自以為
知深中當時之
獎

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

之中。僻遠幽間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務本

以能聽能禮士
取結照應意極
完足

文法變態句法
古雅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暍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

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射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作不臨財物資盡則爲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患用

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
乎其所不制。諄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
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
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
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
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
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
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
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諭大

一作獨

首叙帝王以務
大而成功。下援
引不務大之失
以證之。又有開
闢有關鎖。詳于
左氏者。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
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
以王道矣。五霸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
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
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
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
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群抵。天翟。不周。

引喻切當令人
解醒

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燕雀詳論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狗狗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

引三人作結蓋
當時君以富強
為利臣以富強
為策而呂氏謀
尚亦不外此故
語如是

一國狗狗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主意之定也。必恃大大一作贊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以王清王也

以王清王也

以王清王也

以王清王也

以王清王也

以王清王也

以王清王也

以王清王也

